

【書評】

局勢與處境間的思與行——評《《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

萬毓澤

新北：聯經，2018 年，216 頁

洪世謙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1961，頁 121）。這意味著每個人同時承擔兩種現實（actuality），一種是大的局勢（conjuncture），舉凡歷史、結構、潮流，另一則是當下的處境（situation）。也因此，任何一個個人的思考、行動，都不離以當下的處境，回應或承擔當時的局勢。換言之，個人的思考或行動，既說明了他當下的處境，也在其所採取的行動中，顯現了所面臨的局勢。於是，本文將從局勢與處境的角度，閱讀毓澤的這本《《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

2018 年世界各地有各種慶祝馬克思 200 週年壽誕的活動，然而在台灣談論左派或馬克思，由於歷史或政治因素，總是顯得過於隱晦

或過於簡化，其極容易滑落於各式標籤之中而無法細緻探討。面對世界的局勢以及台灣的處境，毓澤在 2018 年分別出版了《你不知道的馬克思》（木馬文化）和《《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聯經），並以此搭配 2017 年由聯經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資本論》三卷，舉辦了多場巡迴演講或講座，讓台灣在這波慶祝馬克思壽誕的活動中不至於缺席，一時掀起了一波重新討論、閱讀、思考馬克思思想的風潮。我無法忘記 2017 年 9 月 15 日，毓澤在一場題為：「資本論一百五十年——我們為什麼還讀馬克思？」的哲學星期五（Café Philo）活動中，當天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在空氣稀薄、呼吸困難，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的會場中，所有人興致高昂地聽完兩個半小時的演講和討論。這本 2018 年出版的《《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不論在形式或意義上，對台灣的馬克思研究都具有其特殊意義。

毓澤在一場名為「《資本論》從勿讀、誤讀到務讀」的演講中，已經非常好地詮釋了這本書所具有的意義。正如毓澤在這本書中所指出，《資本論》在台灣從 1990 年出版至今，30 年過去了，保留在學院內的馬克思學說顯得貧瘠蒼白。面對這樣的局勢，作為處於學院內的學者，毓澤賦予在台灣閱讀《資本論》的當代意義。毓澤在本書中有兩個很基本的核心態度，一是將《資本論》視為經典，其意味著不論哪個年代、哪個學科，都能在此書找到對話以及新意，他說希望這本書不僅認識「那個時代的馬克思，也能理解為什麼馬克思在今日仍是重要的靈感來源」（頁 14）。二是讀馬克思必須有四本：文本、版本、譯本和所本（立論根據）（頁 25）。因此他希望這本書盡可能地貼近馬克思的文本（頁 6），並指出《資本論》是一部開放、未完成的著作，有待更進一步地完善，因而更需要務讀。在此兩個基本態度下，本書在結構的安排上，分別為《資本論》的版本、結構、誤讀與

務讀、歐美戰後的知識系譜、該如何讀的方法論，並在 6、7 兩章，透過聚焦於與 Roberts 的對話，說明在文學與政治視角下的《資本論》。這兩章的精彩在於，毓澤從《1844 手稿》到《資本論》，言簡切要地說明了什麼是馬克思的自由觀。

本書的特色是既有大格局的視角，也有毓澤在閱讀中對馬克思或《資本論》的個人情感。既引用大量馬克思的原典、相關學者的研究文獻，以及版本、譯本的考察，也流露了許多毓澤試圖的文學式書寫（尤其是第一章和第六章）。透過對馬克思原典的精讀，指出了許多理解的錯誤、盲點或者忽略之處。例如最後一章談到資本主義前史，隨著 1998 年 *MEGA2* 的出版，學界對於馬克思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觀點，並駁斥了先前對馬克思思想僵化的理解。例如以往將馬克思簡化為生產決定論的觀點，然而正如巴禮巴（Étienne Balibar）指出的，馬克思在《資本論》花了大量精力分析生產方式的改變，他感興趣的不是簡單的量化結果，而是工人技能、生產紀律、受薪者和資產者之間的對抗等等變化關係。因此他說：「階級鬥爭的條件和模式是不斷變化的，它本身就是自己的模式」（Balibar, 2014: 158）。又例如認為馬克思是歷史階段論，然而如同本薩伊德（Daniel Bensaïd）所指出，終極社會或歷史終結都不是馬克思的詞彙，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意味著「真正的運動」（*mouvement réel*），據此，歷史是不可分割的歷史，是正在發展中的歷史，是其自身發展的批判理論（Bensaïd, 1995: 20）。實際上，晚年的馬克思，除了拒絕單向的歷史主義外，他亦重視生態問題，多次譴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不僅竊取工人勞動，也構成對自然資源的掠奪。馬克思同樣關注移民問題，他認為資本主義造成的勞動力流動，構成資產階級最主要的剝削因素，因而工人必須團結起來反對這種剝削，無論出身有何差異，

也無論本勞或外來移工 (Musto, 2020: 3)。這些在以往被忽略的觀點，隨著 MEGA2 的問世，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毓澤在本書中，強調 MEGA2 的重要性，也看到了被忽略的馬克思晚年思想，就這點來說，開啟了台灣馬克思研究的新頁。

此外，這是一本頗有野心的文章，既像哈維 (David Harvey) 所希望，大家要精讀《資本論》，且是按照馬克思的本意閱讀它。也像伊格頓 (Terry Eagleton) 所期待，藉由指出目前對馬克思的誤讀，說明為什麼在當代馬克思依舊有其意義。也很像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從歷史、時間、空間、辯證法的角度讀《資本論》，讓《資本論》放到了更大的範疇下。從書的標題來說，不知道是否有向本薩伊德致敬的意思，本薩伊德曾有一本圖文並茂的《馬克思使用手冊》 (*Marx mode d'emploi*) (雖然我個人認為，這本書與其說是使用手冊，更像是教戰手冊，有他一貫強烈的戰鬥特質)，毓澤的這本書名則是《《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毓澤這本書以豐富的文本資料，不論是馬克思原典的考究，或二手資料的引用，對於要理解《資本論》或馬克思的思想，都是非常好的指引。

然而，本書尚有些許讓人期待之處：

首先，這本書是使用手冊嗎？一開始提過，我閱讀本書的視角是在局勢與情境間的思與行，一種審時度勢下的思考與行動。就此觀點下，使用手冊的意義，是考察《資本論》的歷史，還是要探討它是怎麼使用？好比一輛車，我們考察它生產地、改款的版本，知道它的引擎配件、組裝結構、材質及其優化等。但瞭解這些並無法直接對應到我們知道如何使用這輛車，以及因應著不同的地形或氣候，如何更好地使用這輛車？

因此第二章，談資本論寫作歷程、版本與恩格斯的編輯，以及第

三章談《資本論》三卷的結構，就好像在解釋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的零件、材料，這些零件材料的產地，其組裝所依據的機制或邏輯是什麼？以及這輛車改款後，與第一代車系有什麼不同。然而對於一個使用者來說，知道這些除了瞭解車體結構、材質外，其實還是不知道該怎麼用？簡言之，這本書給了我們一個關於認識《資本論》的完備知識：這輛車的來源、材質、改版款、裝配的結構和邏輯、在各國流傳（銷售）的情況、使用說明有哪些地方被誤解了。然而如何使用它？如何根據著不同的情境而能有不同的使用，我們不盡可知。

因此，這本書是否可能聚焦在幾個《資本論》最常被使用到的基本概念，以及這些概念如何讓我們回應當前處境。例如可以聚焦在「勞動」這個概念上，馬克思怎麼談論勞動，勞動會延伸到關於勞動的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工作日、薪資以及最後的剩餘價值理論（尤其是相對剩餘價值）。理解了這些在《資本論》中出現的重要觀念，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說的活勞動或死勞動，或者理解為什麼馬克思說：「維持一個工人 24 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天，這種情況並不妨礙工人們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價值增值中的價值，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1972，頁 219）。又例如我們可以談論相對剩餘價值和絕對剩餘價值，以此進行工作日、勞動工時、勞動強度和薪資的討論。而這些將會有助於我們真的使用《資本論》，理解馬克思所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工作日界限的鬥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1972，頁 262）。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如何理解 5 月 1 日鐵路工人的罷工，或者面對網路平台興起，催生了各式各樣的「微勞動」（micro-work），如 Uber 化的零工勞動，我們該

如何看待這種資本主義的變形。

我十足地接受阿圖塞（L. Althusser）的確可能誤讀了馬克思的異化，將馬克思談論的異化停留在《1844 手稿》，並要求讀者在讀《資本論》時，必須對此保持距離，因為馬克思所談的異化，還是在辯證法的範疇中，即便他是以反（黑格爾）辯證法的方式談論辯證法。¹然而我們也都清楚地知道阿圖塞的這套談法，最常被詬病的論點之一，除了認識論斷裂外，就是它依舊停留在認識論的階段，而無法論及實際行動。毓澤的這本《使用手冊》，如果著重在《資本論》的起源、版本、結構、誤讀，是否有停留在認識論的風險？

其次，如何作為當代馬克思？《資本論》與當代的理論和路線對話。

毓澤在結論裡有一段我十分認同的話，他說：「某種程度上，所有經典都是**未完成的**，任何一部經典都要扎根當代的現實土壤，經過此時此地的重新閱讀、批評、繼承、開展後，才算獲得了生命」（頁 157-158）。他也認為；「如何填補馬克思留下的空缺，是今天讀者的共同責任」（頁 150）。

於是我對這本書的另一個期待是，毓澤說明為什麼這個年代還需要讀馬克思？或者讀《資本論》這本經典的意義？我們的確都同意《資本論》是開放性的，任何一部經典對於當前，總是有太多法文說的 *inédit*，即許多未被討論的新觀點。然而它之所以新或歷久彌新，或許不來自文本本身，而是來自於我們的處境。即我們是處於一個處境之中，並以此處境理解文本可能帶給我們的思考。也因此，這本書

¹ 關於此點，可參考《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柯林尼可斯，杜章智譯，1990，頁 41-43），以及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Arthur, 2004: 2）。

作為《使用手冊》，除了是描繪《資本論》內部所發生的變化之外，更多的應該說明面對當前，我們如何在《資本論》裡找到相應、相異之處，並因此如何面對當前處境。簡言之，我們如何可能作為站在今日現實處境下的馬克思？

以議題來說，150年來資本主義不知道已經過多少變形，然而有幾樣資本主義的核心卻未曾改變，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會隨著生產工具而改變，以及資本主義強調商品化和剩餘價值（利潤）。因此如何看待日益商品化的問題，例如我們除了面臨日益嚴重卻無感的文化工業外，我們更面臨著因為生產工具改變而出現的數位經濟或NFT，以及我們這個年代，越來越多公共服務私有化、商品化等問題。《資本論》如何在資本主義的變與不變之間，回應這些當代問題。

以目前全球疫情為例，最明顯的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和市場的無限擴張，因而形成了流動的全球市場，而疫情阻礙了資本流動並中斷供應與生產鏈，導致物價上漲及生活物資短缺。也因為供應和生產鏈的中斷，加劇了社會階級的剝削與不平等，因為在社會頂端的高階人士，由於具有能力購買更好的保險及醫療，他們所承擔風險相對減低。也由於經濟無虞，面對疫情擴大，他們被迫繼續營業或工作的需求較低，大大地減低了他們暴露於風險之中。然而在最底層的非正式勞動者，例如臨時工、無照攤商等，他們既無法受到政府補助，又無法得到穩定收入，更需面對不斷攀升的物價，以及無力負擔確診後的醫療照護。疫情之於這些底層勞動者，無疑加速惡化其生存處境。這也同時顯示了，在利潤導向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國家從該承擔的公共衛生、公共健康的系統退位，由市場機制替代，並將風險轉嫁給個人。

諸如上述的數位經濟或全球疫情，我們如何從《資本論》中獲得

思考與行動的養分？即面對大的世界局勢及個人處境，160年後的我們如何繼續在《資本論》找到戰鬥策略。就好比我們所知，馬克思晚年1881至1882年的書信中，除了毓澤第八章談到他致力於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使他從早期或多或少的單線歷史演化轉型為「多線」的發展觀。他還密切關注國際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從他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強烈支持愛爾蘭的解放鬥爭，堅決反對英國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壓迫，以及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等。

此外，從路線鬥爭的角度來看，像阿圖塞或梅洛龐蒂等人，他們在1960至1970年間所出版的書，《保衛馬克思》、《意義與無意義》、《辯證法的歷險》等都有極強烈的當代性。也就是他們站在六〇、七〇年代，回到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除了是藉以瞭解1852年的法國無產階級如何與資產階級鬥爭或1923至1927年布爾什維克黨內的路線鬥爭外，他們更多的是面對從1930年代以來史達林的教條與個人崇拜，站在196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該怎麼思考與行動。基於上述，如巴禮巴所言：「人們在21世紀仍然需要閱讀馬克思，不單是他作為過去的紀念碑，而是他作為現代的作者」（Balibar, 2014: 30）。活在2022年的我們，讀著160年前的《資本論》，該如何以它回應我們的當代，或許是讀這本《使用手冊》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方向。

最後，辯證法在《資本論》中的角色？

也許基於各種可能的理由，毓澤在本書中並無意強調辯證法在《資本論》中的角色。目前部分學者將馬克思的辯證法視為是早期未脫離黑格爾哲學陰影的產物，因此否定了辯證法在馬克思晚期的角色。然而列寧指出：「不鑽研和不理解黑格爾全部的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個世

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理解馬克思²」（《列寧全集》第五十五卷，2007，頁151）。哈維亦說：「如果要按照馬克思的本意閱讀《資本論》，你就必須把握他所說的辯證意涵」（Harvey, 2010: 12）。對哈維來說，資本主義不是固定和不可移動的結構，《資本論》揭示了馬克思經常在思考流動和動態的過程，它的前提便是要辯證地閱讀它，而所謂的辯證，指的是動態的、矛盾的以及變化的視角。從哈維的角度來看，在討論《資本論》時，兩種看似對立的事物（例如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我們無法偏立於一方，因為它們是作為整體性（totality）而存在，它們彼此相互依存。這種辯證法的閱讀，讓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永遠存在的內在矛盾以及矛盾統一的狀態，也讓資本主義永遠處於運動狀態，而非黑格爾式封閉的整體性。正如本薩伊德所說：「《資本論》如同黑格爾偉大的「《邏輯學》」一樣，正是通過整體以及集體再生產的觀點，才使得「生命成為具體且活生生」（Bensaïd, 2009: 170）。簡言之，辯證法作為方法或策略，一直是閱讀《資本論》的方式之一，甚至是重點之一。例如梅洛龐蒂認為，不存在一種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若有，那必然是辯證的、行動中的、變動的、開放的馬克思。然而毓澤在本書中，除了在43-46頁簡單地比較了幾位學者辯證法的論點外，不知道對他而言辯證法在《資本論》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而這關乎我們如何「使用」《資本論》。

文章最後，借本薩伊德引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話：「沒

² 原文：Man kann das <Kapital> von Marx und besonders das erste Kapitel nicht vollkommen begreifen, wenn man nicht die ganze Logik Hegels durchstudiert und begriffen hat. Folglich hat nach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keiner von den Marxisten Marx begriffen!!

有閱讀、反覆閱讀和討論馬克思，將是一個錯誤。且它將是在理論、哲學和政治責任上日益加劇的錯誤。」閱讀馬克思、反覆閱讀馬克思，從毓澤的《《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開始並賦予《資本論》新生命。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列寧

2007 《列寧全集》第五十五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Lenin, Vladimir

2007 *Lenin's Speeches*, vol. 55, ed. and trans. by jhong gong jhong yang ma ke sih en ge sih lie ning sih da lin jhu zuo bian yi jyu. Beijig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柯林尼可斯

1990 《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杜章智譯。台北：遠流。

Callinicos, Alex

1990 *Althusser's Marxism*, trans. by Jhang-Jhieh Du. Taipei: Yuan Liou.

馬克思

196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

1961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vol. 8, ed. and trans. by jhong gong jhong yang ma ke sih en ge sih lie ning sih da lin jhu zuo bian yi jyu. Beijig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vol. 23. Beijig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萬毓澤

2018 《《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版本、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新北：聯經。

Wan, Poe Yu-ze

2018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Das Kapital: Manuscripts, Genealogy, Controversies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New Taipei: Linking.

外文部分

Arthur, Christopher John

2004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Balibar, Étienne

2014 *La philosophie de Marx*. Paris: La Découverte.

Bensaïd, Daniel

1995 *Marx l'intempestif*. Paris: Fayard.

2009 *Marx mode d'emploi*. Paris: Zones.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New York: Verso.

Musto, Marcello

2020 *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trans. by Patrick Camill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